



□ 12
1326
21



論

季氏
陽貨

9172
1326
21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

論以皆稱

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上篇首衛靈公以然亦無他左驗○厚齋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以去公室之意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太

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顓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扶又之衛也

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

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

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將有請從之季孫弗

許○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

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與矣以吾獲罪

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

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

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

冉求於是召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冉有為

季氏將與齊戰於郊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

性之乎冉有曰學於孔子康子曰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平衛十一年魯以

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

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

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

冉求為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問獨責

朱子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向

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

之臣也何以伐為

扶夫音

東蒙山名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

費縣也○厚齋焉氏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

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魯

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

之山川土田附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

庸謂顓臾也

魯地七百里之中

問從孟子地為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朱子曰七百里是禮記說

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杜稷猶

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

一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

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

公孟氏取其半焉後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獨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

史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

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

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慶源輔氏曰不可伐

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

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處及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

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朱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瞽者之相亦是

如此○雙峯饒氏曰冉有直與謀子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陪須扶起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徐兕

籟反柙戶甲反
積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

趙氏曰兕似牛一角
毛青皮堅可為鎗

柙檻也。積賈也。言在柙

而逸在積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

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朱子曰虎在山
龜玉在他處不

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積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
過厚齋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為具臣

此者以

并扶夫音有曰。今夫顯更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秘季氏之私邑。此則并音有之節辭。然

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勉齋黃氏曰并有此言。但
知費為季氏之邑而為季

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
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顯更。以益費。是孔子弱三
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
惟深責并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
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梅巖胡氏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吾二臣
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安。

季氏之欲取顯更。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

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之生嫌隙。逆則不安矣。

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

忘而無傾覆之患言者曰不均不和微辭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雙峯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句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以民雖衆而心和無寡。頌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家者以惠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則民志定之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之而患在失上下之志。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厚齋馮氏曰夫子稱有國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內治聲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極上三句即所謂內治脩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脩反矣。又

欲興兵贖武則與脩文德反矣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預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

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或曰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雙峯饒氏曰遠人不謂

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侯之上夫子以蕭分崩離

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之

懷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族已丑盟桓子而逐仲梁

齊魯南城門庚寅大誚逐公鉏極歡即文伯及秦邕皆奔

氏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

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沐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飲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引說音脫甲如公宮取寶玉犬以出入于讎陽關以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楯垂尹反兵也戰也蕭牆屏音也問蕭牆朱子諸侯至屏內當有蕭敬之意未知是否厚齋馮氏曰蕭蕭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蕭故曰蕭牆言不

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聲季

氏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諸君臣多間隙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謝氏曰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謝氏曰

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毋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

子所以深罪之為聲其齊魯以肥二家也洪氏曰二子

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

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

去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音余○豫章羅氏曰昔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虎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

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厚齋馮氏曰聖門紀錄問答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唯此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

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

君流放也。單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陪臣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然後殺陪

臣家臣也。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逆天理愈甚

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厚齋馮氏曰先王之

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

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荀可自大夫出則陪

道先從禮樂上階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移

矣。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

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五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從

要於禮上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大約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籍反其廢其口使不敢言也

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下尚不議方為

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嫌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

有極道○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南軒張氏曰禮樂征伐天

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

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已意

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

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而諸侯得以竊乘

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

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

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

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速是也天下有道

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于下而無所私議也。○止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未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而返之古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

三桓之子孫微矣。扶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左傳

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

何以不曰隱之也。何隱爾。殺也。是子卒之書。左氏歷成以爲惡。公羊以爲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

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

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集註。存中曰。見前章。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正

接前章自大夫。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

強也。而魯以失政。陳氏曰。魯雖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

及諸侯出。魯豈得爲無僭者。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

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隸

反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

久而失之也

或問田恒三晉何以不失朱子曰孔子之

善餘慶不善餘殃者恒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况田恒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

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如晉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口

五傳而極矣唯晉祚差末而失謂元帝牛世德呂政之

紹。南軒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國之賦。而後去公室矣。

又命而己。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為國君者拱手

君而起。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視之。亦何憚而不萌

此以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

輔氏曰。此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三章通論

為二章。爾厚齋馮氏曰。昭公之亂。樂祁曰。魯君必出

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者

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

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

必大者。必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胡

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

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見。集註言友之。所謂聞過

諒。與多聞。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此而入耳。便

習。孰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胡氏曰。便。順適也。字

故云。習。孰也。便。辟。書。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

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雙峯饒

氏曰。與

謹當
作慎

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雖實相示與多聞者友之却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舉三者為勸又舉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或問三友之說則而已矣朱子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憚畏謹之益焉皆有與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貴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貫通之實矣○南軒張氏曰友者所以輔成已德者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所以輔成已德者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脩而不敢自足得不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畢屈便則巧言為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

於二夫子蓋畧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

宴樂之
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新安陳氏曰禮之驕樂則侈

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反故聞善宴樂則淫溺

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朱子曰三樂惟宴樂最

也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是

狎道小人疎遠君子○或問三者之為益曰君子之於

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

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

其威儀節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

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

長其放心以違於義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以大哉曰
損者之相反祭何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忌人
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已矣○南軒張氏曰樂節禮樂
則足以養中和之德親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忠恕之心
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為得志弱是為得志
損乎損益之原存乎敬肆而已○勉齋黃氏曰節禮樂
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取肆也○道齊黃氏曰節禮樂
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以自規正也驕樂者
恃氣以陵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適
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
之規正矣此其所為善與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
上則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向天理
及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下
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吳氏曰驕樂
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合於禮者何○尹氏曰君子之於
可廢但不可以是為樂而荒淫耳○尹氏曰君子之於

謹當
作真

好樂並去聲可不謹哉覺軒蔡氏曰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

子兼德位而言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

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

此三愆言而當其可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

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

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及未及又有未見顏

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若顏色或意他在此或有不

樂則亦未審言也○江氏曰時然後言斲盡此章可與

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可言而適言是躁急而不可

言各有其時未可不言而適言是躁急而不可言而或

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可言而適言是躁急而不可言而或

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可言而適言是躁急而不可言而或

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也。敬之時不察而強。昭
之非惟不其耳。或反貽其怒矣。敬之時不察而強。昭
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真然不知所謂中者也。○雲峯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曰血

之內而為榮氣稟於陽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

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

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

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

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

彌高而德彌邵也。

朱子曰人之血氣固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氣

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而勿為血氣所役也

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

而言又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

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之氣却又能配義與

道也○南軒張氏曰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終感

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

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敏而志得凡民

皆然為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勉齋

不為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勉齋

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

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

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

於貪得故惟色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者

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

惟其剛強有足恃者故惟鬪為可戒血氣既衰則色與

鬪之念皆無足恃者而日暮途遠慮戒百集故於得為

句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當動而易流

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含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闖收斂而多含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雙峯饒氏曰鬼者氣之靈鬼者血之靈心是鬼鬼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者天地之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三戒皆隨時而就衆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新安倪氏曰年彌高德彌邵出揚雄法言邵亦高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界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

矣程子曰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朱子曰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德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道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纔知得使自不容不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夫衆人林逋於

利害之小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南軒張氏曰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不無所不至矣夫入德與位之通辭也孟子謂說大則藐之與斯言有以見乎孟子之通辭也

當正其以告也。不當為其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執耳。此言謂方用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也。厚齋馮氏曰：此以類相從耳。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其命者，不可不以誠意以正其心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朱子曰：生知者，堯舜。

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渣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也。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查滓者，則雖未幾乎，少或聞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幾乎，少或聞於其間，易達其礙，易不通矣。於所謂學而知之，或得之而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得於昏濁，偏駁之後，知學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學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南軒張氏曰：困學雖一學，是自暴自棄，則為下愚矣。又曰：中庸言及其知之所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中庸言及其知之所

進之異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氣質不同，然及其知之，則一者蓋以人性之本善故耳。是以君子唯學之為貴，學則昏濁，不可使清明。偏駁者，可使純粹，惟其昏濁之甚，自暴自棄，而不自知，有學焉，此則所謂下愚之民也。謂也。○雙峯饒氏曰：生知，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通，則困之。人事蓋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排奮發，轉來為學。如此尚可以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可以出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雲峯胡氏曰：以生知為上，則學知者為中，困而不知者為下矣。而聖人，不以品之上下，則學知者為中，困而上，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則

反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

思義則得不苟。朱子曰：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

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新交倪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蔽於外，壅於內，故集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言於聽之聰，以無所壅言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問各專其一，是主一之義。曰：然。雲峯胡氏曰：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謝氏曰：未至於從，反七恭，容中聲道無時而不自省。反惡井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朱子曰：視得他聰明，如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有箇道理，沈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又云：忿思難，如一朝之忿，七其身反。

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若開時不思，量義理則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開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何用事事須先理會。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擴而人欲所由過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勉齋黃氏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為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矣。雙峯饒氏曰：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何前，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是就事上說。三者之中，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行。○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為思而不學者，言此為不思者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

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得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謂九者時用常行之要，是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之。顏曾冉閔之徒，蓋能之矣。

語蓋古語也。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及，則表裏皆不善而無一念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為，則表裏皆不善而無一念之不善。矣。此唯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冉閔之徒，足以當之。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南軒

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安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新安推

陳氏曰聞其語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
見四句皆古語也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形向又不幸而蚤死故
夫子云然道朱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則諸事即所達之
註謂伊尹太公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
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
子少則若云古之矣然隱而未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
若顏子則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
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
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
所行合義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是行義是得位而行其志當
為臣之事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行所當為也如伊尹耕於有
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民為堯舜以求志及幡然而起使
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使
道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
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

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
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
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
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其不壽則於行義達道
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
淺深言是也前一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
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
所達之道達道以行所求之志者則身脩而推以齊治
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
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與此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
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駟也首陽山名阪縣○新安陳氏
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
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厚齋馮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世而不稱也以其駟之馬校昔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葉氏少蘊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

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新安陳氏曰誦詩三百而後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

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攝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新安陳氏曰夫子嘗曰立於禮又學禮能立之證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

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

子程子曰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

之若此學心待其自肯○朱子曰陳亢實以私已之

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問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

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木忘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而

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警

云爾○南軒張氏曰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疎賢愚無

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

無以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

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潛

室陳氏曰詩能興起人心禮可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

束於初學為最近故聖人以私意窺聖人曰古者易子而教

謂聖人之遠其子未免以私意窺聖人曰古者易子而教

之父子之間不責善乃天理如此非私意也○問伯魚

聖人之子陳亢意其有異聞及止聞詩禮之訓乃知聖

人遠其子愚意伯魚之資稟稍劣故聖人止以是告也

使其有會顏之資亦當以曾顏者告之矣若一以是告其

子則是有心於為公也聖人然乎哉曰父子主恩義非

之訓只說到這處若伯魚天資穎悟即飲食起居無非

教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隱乎爾曾

顏可至伯魚亦可至自是日用不知耳○新安陳氏曰

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

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不一耳此

詩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如此

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深薰陶之所

得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就耳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
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南軒張氏曰此
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
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
也○覺軒蔡氏曰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
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
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於諸
婢子曰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
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唯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
人正者為夫人畿內諸侯之妻其助祭獻饗得接見天
子故自稱曰老婦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諸侯相
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
君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未成人

言無知也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
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
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
靈公之篇未豈因南子而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
經不可不以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稱矣○陳氏
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
人理陰德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
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厚
齋馬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
審必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左傳定公五年季平

子卒既葬。陽貨欲令平聲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葉氏少

與南子異。南子君夫人。可見而虎可以不見也。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

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若濫孔子之亡而歸之豚。

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音也。失時。謂不及事幾平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新安陳氏字其辭活其意婉不輕絕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人所以不惡而嚴也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扶反與辯。若不諭其意者。慶源輔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曰吾將仕矣此所謂據理而答之也不復與辯者不與辯已固未嘗如此亦非不欲仕直不可仕於貨之意也蓋陽虎雖暴戾然其與夫子言亦未嘗悖違乎理也曰懷寶則貴之矣曰

亟失時則惜之矣。曰仁曰知則亦嘗聞其說而非憚然全不曉矣。此固聖人盛德之容儀有以感之。故夫子亦據直理答之。若夫聖人之心。○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慶源輔氏曰觀懷寶失心知其為善意然意欲其助已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言之孫也。而亦無所詘也。與屈也。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詘惟聖人能足責孔子亦職亡不幾於不誠乎朱子曰非不誠也此不職亡來我亦以職亡往一來一往禮甚相稱但孔子不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人行事君子墮得效之計故權衡在此無詘而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天貨小人術既

狡深語皆機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
施其對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
事雖繼橫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性
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隨問而答對
而不辯者知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此揚雄曰揚雄
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與伸道非知
孔子者揚子法言或問聖人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
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信靈公問陳則何
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
可為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
之信字如也朱子曰虎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
詘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
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
以告微生亩與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
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

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
而姑孫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
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詘也胡張之說善矣○胡
氏曰揚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詘身以信道雖之意蓋以
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夫子豈不謬哉○南軒張氏曰擬
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南軒張氏曰擬
貨見孔子一節不可謂之仁我却不迷其邦好從事而
而迷其邦固不可謂之仁我却不迷其邦好從事而
不我與我固不可謂之仁我却不迷其邦好從事而
謂夫本末備具○勉齋黃氏曰日月已過矣歲運而往其去
甚速豈復與我而為我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問
欲往夫何也潛室陳氏曰聖人之道大德宏無可無不
見此何也潛室陳氏曰聖人之道大德宏無可無不
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不實交際之際不誠故孔子不欲
者陽貨則見之之意不實交際之際不誠故孔子不欲
見之孟子曰苟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雲峯胡氏
曰此一耳耳而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陽貨

欲見孔子而遽見之非中也。既有醜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不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避。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諛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此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詘。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朱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一般無相近。性是天赋予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

氣質上來。○先有天理了却有箇氣質。積於質而性具焉。○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孔子言性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相近則不無得為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慶源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乎氣質而言也。既不相近。氣質則純以理言耳。理則天地人物一而已矣。何相近之可言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之性。朱子以爲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

不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則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吳氏曰。習與性成。言性習始此。中人以上之質。相去本不甚遠。唯習於善。則日造乎高明。習於惡。則日淪乎汙下。以是而相遠耳。上知安行。向事去遠矣。文豈待習而然哉。○雲峯胡氏曰。伊尹曰。習與性成。是專主氣質而言。習如此。性之成也。遂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近。是兼氣質而言。性如此。而習則未必皆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前。若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善。一而已矣。不可不以相近言之。此所謂性者。兼氣質而言也。天命之性。猶未漓也。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遠蓋天命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此形。則有相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則稟受此理。性者。心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

中所稟受之理也。總說性字。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着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之性。雖然。賦于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言之之雜。即兼也。輔氏饒氏惟集註。兼氣質而言之說。終欠透徹。不得已而發此云。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

慶源輔氏曰。二章相承。此必一時之言。○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

下愚之不移。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

下愚之不移。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

所謂下愚有二焉。有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及。廉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信，只悍意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有懦弱意，柔惡之所為也。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新安陳氏曰：如商紂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固非惜然昏愚。往往為戾。聖人以其自絕於善，氣所蔽，錮而不可與入於善耳。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集註謂氣質相近，是通善。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以不合。曰：

且看孔子說底，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為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移，不可移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如何。曰：孟子說與程子小異。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密蓋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如石稟自初而岐嶷，越椒自切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謂盡得才之善，固是好。必竟氣稟有善惡不同。後人春不出，所以引惹得許多善惡混等說來。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雙峯饒氏曰：善底性不肯移，而為善肯不肯，雖屬心其所不肯者，才實為之也。又曰：性

相近是說性。上知下愚是說才。善惡性也。知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之等級不齊有相去甚懸絕者。才既懸絕則性亦非習之所能移矣。○吳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者。暴棄之謂也。

○子曰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崇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曰。君子

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雙峯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猷私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

子游以正對故復扶又 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禮樂子曰
用通乎上下。一身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一家之禮樂。
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
也。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
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
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
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
也。故告二子。以子游之疑。為是。而謂前言為盛。之辭。
氣抑揚之間。尊卑和平。無非教也。勉齋黃氏曰。弦歌
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竹皆堂上之樂也。教以弦
歌。而所謂之學道者。使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
心。而所謂之學道者。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
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
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
用禮樂。如飢之必用食。渴之必用飲。豈謂小邑寡民。而
其可以無禮樂哉。舍禮樂。則必將專於刑罰。而民無措
其手足矣。豈聖學之所尚邪。○厚齋馮氏曰。古之學道者。

春誦夏弦。蓋御琴瑟歌詠。諷誦之耳。城以武名。乃岩險
用武之地。以左博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
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為弦歌之聲。此夫
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雙峯饒氏曰。弦歌
如何見得是學道。又弦歌是樂集。註如何添禮字。說古
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纒教便兼詩書
禮樂。不應只教以弦歌。春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習
皆因時。以為教。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習
樂想夫子過武城。即是春夏時也。聞弦歌。便知其以禮
為教。學詩書禮樂。即是春夏時也。聞弦歌。便知其以禮
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其
知本。○雲峯胡氏曰。所謂道者。仁義禮樂而已。以禮樂
為教。故上焉教此者。知有事上之義。仁。下焉學此者。知
仁。下焉學此者。知有事上之義。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厚齋馮氏曰
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知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
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左傳定公五年事。

見季氏篇首章集註家臣屢叛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扶夫音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謂東魯

曰如有用我者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東周乎○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

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

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程子曰公山氏弗擾以費叛不

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欲往是

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公山氏召我而豈徒哉是

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

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

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胥召亦然○朱子曰夫子云吾

其為東周乎與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

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耳聖人曾中自有處置非可

執定本以議之也○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註却言興

周道於東方何也曰這是要做此小事何處是有不為東

周底意這處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辭語一一般亦

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寬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

語言○問弗擾果能用夫子亦如何便興得周道曰

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蘇氏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

所善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

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慶源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與周道以繼文武不巳也。○雙峯饒氏曰：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為之。道如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夫子便告以為正名。今聖人不曾說出，難為臆度。○雲峯胡氏曰：門人豈有不說於夫子者，而子路不說者？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禮也。夫子之於公山弗擾，其欲往者，仁也，而卒不往者，蓋有知人之知也。然非子路一動一靜，莫非適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

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似不敏字於求仁工夫。○敏則便有怠忽，纒怠忽便心不存而問斷多，便是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以五者施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慶源輔氏曰：五者皆心所具之實，敏則仁之發也。恭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則亡矣，是存理得而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後乃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子張所不足而言，堂堂乎張，疑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惡欲死，疑其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違，疑其不足於惠。

也○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
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所謂其心
不知此味也所謂恭其本與者所以指示學若尤切蓋
恭則此心取斂不至於放縱此心斂不放縱則夫寬
信而獨以是言故疑其為子張之所不足也語恭其本
者四者皆以是言而事言而恭則切於身也併及其欲其
因是而驗之○雙峯饒氏曰朱子以心存理得為仁是
指能行五者而言南軒以公平周遍為仁是兼行於天
下而言二者互相備必心存理得始能公平周遍又曰
南軒於五者以恭為主亦與胡氏釋千乘之國章謂五
者以敬為主同意恭敬則心存然後理得故能行
下四者○雲峯胡氏曰子張平日問達問行其志欲得
行於彼也故夫子因其問仁而告之以能行乎此者也
能行此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能行李氏曰此章與六言
之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溥適矣

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朱子曰
蔽五美等語雖其意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語一樣
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前諸篇
○厚齋馮氏曰孔門問仁無稱
問仁於孔子者抑此其齊論歟

○佛胥召子欲往佛音彌胥許密反

佛胥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趙氏邑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
不入也佛胥以中牟辟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胥之浼也浼也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

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親於其身為

已也此固子路之所知也至於人之不善不能浼聖人
則非子路之所能知也故引此為問欲以止夫子之行
耳○聖人道大德弘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
臨之則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之不暇何至有浼於聖人

若夫昏頑之至不可以常理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肸亦豈能澆於聖人哉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

緇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齊氏曰。涅水中黑。言人之不善未能

澆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

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平希。問公山不

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子路意似有所未安也。故

於佛肸之召。又舉所聞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

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身。不可

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朱子曰。得之。○南軒張氏曰。子路之說。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

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慶源輔氏曰。

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之事也。堅白

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則後世不度德不量力。輕舉妄

動。始欲自附於聖人。而終則陷其身於不義之流也。○

新安倪氏曰。楊氏謂堅白不足以下。非夫子所言之本

意。乃為子路非車言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

匏。瓠音互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朱子曰。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

匏。亦此意。○勉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

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

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

之此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於四方者。往往借。○張敬

是言以自况。失聖人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辨也。

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

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

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
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
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程子曰佛胥召子必不徒
然其性義也然不往者度
其不足與有為也○朱子曰公山弗擾佛胥召而欲往
者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
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
而喻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夫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澆
可往之理於佛胥恐其澆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澆
已之意○夫子於佛胥之召但謂其不能澆我而已於
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問佛胥弗擾之召孔子
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
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人暫時有尊賢向
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
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雲陰忽略開霽有些光
明又被重陰遮蔽了問陽貨欲見却終不許他曰貨全
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略感聖人○慶源

輔氏曰自聖人言之則固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為
之事無不可教之人然其所遇則有不可為者天未欲
平治天下則在時者有不可為也上之人不我用則在
事者有不可為也誨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入者有不
可教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
下同

蔽濼掩也胡氏曰如為物濼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
全體也○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

以濼掩
其正理

居吾語女語去
聲

禮君子問更聲端則起而對曲出記禮故夫子論子路使還
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

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

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

害於物。證父權。羊便是。○雙峯饒氏曰。信而不明理。則

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言。如此者必勇者剛之

發。剛者勇之體。慶原輔氏曰。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

有剛有柔。勇則剛之發出者也。○雙狂躁率也。慶源輔

峯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雙與狂狷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雙

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學。蓋好仁而

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在。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得自守。以為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為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在。故其蔽絞。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畜。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好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問蔽之謂也。學所以明理者。學謂效之。為遮掩言有所不見之謂也。○勉齋黃氏曰。集註以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夫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深淺。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不分。輕重賢否。而流於愚。智知人所難知。偏則窮高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不舒。而流於絞。

勇則直徑而剛。剛則堅守而強。是皆得其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覺軒蔡氏曰。此皆不明理而致於所知。則其蔽微矣。○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子路身上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稟之偏。故特告之。○陳用之曰。信直勇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仁。知使之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厚齋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為而莫之學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讀。使詩與心相乳。入自

然有感發處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勉齋黃氏曰。興群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似指詩而言。謂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以為觀己之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此識。彼則此觀為觀已。然後四語皆一意也。○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盡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為盡。

可以群

和而不流

新安陳氏曰。和以處眾。曰群。和而不流。故可處眾。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眾之道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

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怒。則失之疏。然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然而各當是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夫婦常二

者舉重而言新安陳氏曰父子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

者所宜盡心也慶源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

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

○予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厚齋馮氏曰為如周南召南實照南詩首篇名

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慶源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

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本於修身疑未之及蓋身者

之化自內及外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正牆面而立

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程子曰

倫之本主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也古朱子曰必

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朱子曰不

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

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不知

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

無所見曰自一身一家自都理會不得况其遠者乎

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

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妾文王后妃

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於邦國以教

厚齋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

未必發言而復告之也。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學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以二南為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他說哉。又新安倪氏曰：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取譬本此。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將如幣之將和而發之以鐘鼓

則為樂。發如英華，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胡氏曰：玉帛，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聲、鼓、革，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為禮，非鐘鼓無以為樂。

然禮樂之本在玉帛鐘鼓，未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周未文成，其質也。鐘鼓固可以為樂耳。南軒張氏曰：玉帛固可以行禮也，鐘鼓固可以為樂也。謂玉帛鐘鼓為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

本者，反之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慶源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本末具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惟專務其本而不事於末，固為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則又豈所謂禮樂者哉。云乎。○程子曰：禮只是一

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著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程子曰：人知禮樂之理，無所不在。學者記其語，雜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姑借近且粗者以明之，非真所謂禮樂。

盜賊亦有禮樂，姑借近且粗者以明之，非真所謂禮樂。

也。序和二字。親微之事。凶惡之人。一皆有之。不特王帛。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凶惡之人。一皆有之。不特王帛。鐘鼓之間。要之。只是箇序。與和底道理。人能識得。此箇禮樂。則知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處受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二字。○趙氏曰。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始備。○雙峯註。饒氏曰。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人而不仁。如禮何。章集註。舉李氏人。心亡矣。亦是就人心上說。舉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厚齋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禮樂之所云者。止云王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王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鐘鼓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借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之言。亦必有為而發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審反。

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穿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便是穿窬之類。又曰。裏面是

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爲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非盜之狀。然以欺人。故以譬夫內本柔弱。而外爲嚴厲。以欺人者。也。○雙峯饒氏曰。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論篤爲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實柔弱。譬如穿窬之人。曰。間顯顯處。與平人無異。而夜間幽暗處。則爲盜。○王氏曰。顯顯處。與平人無以內健。外順。爲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爲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爲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惡者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原同。荀子。愿慤。註。讀作愿。是也。猶

與下原當作原。下原當作原。

正論篇上端誠則下知謹愿而純慤也。謂在上者，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

稱。勉齋黃氏曰：既以鄉為一鄉，又以為鄙俗者，鄉之得

鄙俗之類，與其稱原人而必加之為言俗也。然則鄉者，亦

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也。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

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反形句。孟子末篇

朱子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

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鄉原最是孟

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

鄉原本情。○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原亦未必真愿。方

卑陋而隨俗之人，耳蘇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

德之賊。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與

中庸相近，必與狂狷相遠。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鄉

原者未嘗進取而無所不為者也。狂狷與中庸相遠，而

孔子取其志之彊，可以引而至於道也。鄉原與中庸相

近，而夫子惡之，惡其安於陋而不可與有為也。○勉齋

黃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皆

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也。實非理，使人之為善者

莫知乎理之正也。鄉原不以為廉潔，以為異俗，故亦同乎流俗。

潔理之正也。故貪夫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

而外為說以自蓋，使人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

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

乃一所以害夫廉也。此夫子所以深惡之也。○雙峯饒氏

曰：一鄉有君子，有小人之鄉，原都要他說好，同流合汙，是

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他

好，人見以此得名，都去學他，最敗風俗。故曰：德之賊也。

章言盜盜，猶畏人之知。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新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

識如前言往行去以畜其德新安倪氏曰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引以論此甚切蓋此章所道聽塗說則棄之矣朱子曰此二指正與易之說反道聽塗說則棄之矣朱子曰此二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繞聽來便說了更不說得重而有德之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能蓄之既不能南軒張氏曰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曰德之棄○南軒張氏曰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真不足以為學也○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己故曰棄○或云上章言德之賊此章言德之棄語意似相承雙峯饒氏曰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有所聞於人而不能蓄之以為己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似德而非德以人為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蘊蓄於天即仁義禮智之謂○新安陳氏曰人之聞善蘊蓄於不言之表者其德固淺露於輕言之際者其德

矣棄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慶源輔氏曰庸謂凡常惡只是惡陋謂猥瑣劣謂昏弱四者皆鄙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胡氏曰患得之語急而文省耳○新安陳氏曰

得謂得富貴權利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但充癰神紙反痔直理反大則弑父與君皆

生於患失而已莊子列禦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辭潰

和反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越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佞幸傳文帝常病癰瘡通

常為上嗽山角反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齧仕客反，齧也。齧出其膿血，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錄是深恨通。○雲峯胡氏曰：吮癰，甜痔是柔惡，弑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胡氏曰：許註不特曰庸陋少，而且以惡之一字加之。

昌靳 反居觀。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南軒張氏曰：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篡弑之心，惟患失也。蹉跌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慶源輔氏曰：此解無所不至矣。一所在當，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幸，乘間抵巇，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

無不至矣。小則吮癰，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志於道德，則功名不必外求而得其或終無所成，則亦全吾道德而已矣。在我亦何所損哉？若夫志於功名，則其心已足謀利計功，幸而得之，則已矣。不然，則行險徼幸，枉尺直尋，殆將不能免志於富貴，則患得患失，終必至於無所不至矣。其為庸惡陋劣之態，亦可想而見也。○胡氏曰：靳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為則為，不得為則不為，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厚齋馮氏曰：孟子曰：鄙夫寬，則敗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一人知有富貴而已。○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舜木居鹿遊，若將終身，則得之不足以動其心。牛羊倉廩，若固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知所鑒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慶源輔氏曰氣稟之

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為疾矣人之德氣稟得中則為善一失之

偏則亦為疾矣○陳用之曰人之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昔所謂疾

今亦亡通與無之傷俗之益偷也不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

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禮義為大閑

矜者持守太嚴如不矜細行之矜廉謂稜角峭與峭屬忿

戾則至於爭矣厚齋馮氏曰君子矜而愚者暗昧不明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

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

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朱子曰

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不分去問智則能詐愚者無智

巧何故能詐曰如狂而不直伺而不願之類○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為也矜而廉

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為疾然猶為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為蕩矜而爭則益

而為忿戾也言疾則固為偏而今也併與古之衰俗弊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為偏而今也併與古之衰俗弊則習

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恃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

問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晦翁謂氣稟之偏者謂之疾而取范氏未世滋偽豈賢者不如古民性之

蔽亦與古異竊謂時固有古今而氣稟之性亦有古今之異歟潛室陳氏曰氣數有淳漓故生物有厚薄只正

春時生得物如何。迨春未生，物便別。後世生聖賢，既與古不同，即生暗蔽愚人。亦欲如古，不得。○雙峯饒氏曰：語中說古本處，皆是嘆今之不如古。在肆矜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為惡。不止於戾矣。○雲峯胡氏曰：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皆疾也。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疾已。是氣質也。故古者皆以爲疾。○新安陳氏曰：古之疾，已去。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歟。偽。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平出聲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

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去聲，色新安陳氏曰：朱，南方赤之正色。雅正

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朱子曰：紫，近黑色。過了不得，便是奪了朱。雅樂，平淡。鄭便過而爲淫哇。蓋過了雅，便是亂雅。邦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慮。豈不可畏哉。○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南軒張氏曰：所以其似是非而非者，以惑人之觀聽，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其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邦家之所由傾覆也。○勉齋黃氏曰：是非善惡，最相反也。聖人之所由傾覆也。人心自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而非，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孔子所以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慶源輔氏曰：氣數難得，相值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疑似

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贊天地之一端也。○
雙峯饒氏曰：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
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
之。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
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
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紫。況於聽言之際，安得
不為利口者所惑邪？○汪氏曰：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
耳，具耳目者能之，猶未為甚難。惟利口之覆邦家，則當
辨之以心。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能辨哉？○雲峯胡
氏曰：前篇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
註釋佞字曰：辨給也。釋利口曰：捷給也。捷則顛倒是非
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矣。
佞為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
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

發此以警之。

慶源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慶源輔氏曰：此語必在未聞性

與天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向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如字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

已豈待言而顯哉慶源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流行也發見則
自其初而言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天道言其體精義
言其用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己之事則天人一貫
而天即已即集註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新安陳
氏曰輔氏即集註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新安陳
見為百物生流行為四時行下句雖是上句實非發見
流行不必分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
陰一陽者為道道形而上者也無形之可見也陰陽形
而下者也即道之發見於有形者也四時之氣流行而
為春暖夏熱秋涼冬寒非發見而何若以四時行百物
生之序言之必四時之氣流行而後百物之品發生雲
行雨施而後言四時行之道變化方各正性命豈有先言
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輔氏過於密察及成病
以不辨不可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新安
曰無會子之唯亦無○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
領會之言見其未喻○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
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

識如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

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朱子曰此語子貢聞之而未

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方是契此旨處顏會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
不知所疑矣○問子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
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以都撒出
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
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
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問四時行
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
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
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爾曰甚善○問四時
行百物生兩句自為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萬
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
禮曰是此意○問夫子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間故告
之子欲無言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踐履事為之實也程子謂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欲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言也程子蓋推明夫子所以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為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為之實者未之知也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新安陳氏曰猶仲之問文公使更熟玩之竊謂聖道明如日星門人猶未能盡曉者以其徒求之聖道雖明而其不知動作語無非聖道之形見此所以聖道雖明而其不知動作語間不能盡曉也苟謂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聖人方病學未盡曉之言語而又益詳於言語言語愈詳則愈滯未能盡曉者何由而曉邪使徒求之則能知聖人必察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則能知聖人之動靜無非理必悟聖人之道之語無非教也○南軒張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南軒言而何隱哉聖人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深矣○覺軒蔡氏曰集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意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學者玩此

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為之實曉焉察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運事更玩而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饒峯饒氏曰予欲無言聖人是要人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無件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了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夫子貢以貫之學此又示以無言之天卒於聞性與天道子貢之學可謂日進無疆者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妙道精義之發妙道其體也天理之渾然者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之蔡然者也朱子感興未篇始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温未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放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一原三復是詩朱子前此學道年造詣深矣學者宜致思焉○新安倪氏曰按以妙道精義分體用蓋因體氏之說而申明之舉感興末篇則因蔡氏之說而詳言之也蔡氏說此章嘗謂先師於感興卒章特發其義而取奇功於一原其所以勉學者

深矣。但此能述之尤為詳明。萬物各生，遂接玄天。幽非
默而不言，德容自清，溫接仲尼，欲無言而言，即動靜無非。
教之意也。又按微庵程氏嘗提撥欲之一字，而講之曰：
先聖雖欲無言，而未得。以無言也。未以無言期諸子，而
獨以無言期子貢。何哉？高於子貢者，自能忘言。以會道
與回言終日，而無所不說。不必示之以無言也。下於子
貢者，方將因言以求道，但教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未可示
之以無言也。惟天資學力，賢如子貢，而猶以言語觀聖
人，不得不示之以無言耳。此說就子貢身上發明，甚切。
謹附此。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記雜記。由之喪魯哀
喪禮士喪禮。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

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
推儻，非有故，未之却者，然其

所以得罪之故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
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

其愛人之心，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
則終無已也。南軒張氏曰：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

教之也。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
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與胡氏曰：聖人無疾而
託以疾，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絕之由，是不屑
之教誨也。○鄭氏曰：於絕之不棄物也，仁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慶源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
然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

問宰我問
三年之喪
為自居喪
時同或為
大綱問也
曰必是他
居喪時同

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廢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之於王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務其甚矣。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官鑽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

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音昨之火。冬

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周禮夏官司燹。古燹反。掌

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出火。民咸

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

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問四時取火。向為季夏。又取

取之。慶源輔氏曰。時物固皆變矣。吾心哀悼之實。自

有不能已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雙峯饒氏曰。四時

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

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梓櫟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

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金

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况水火乃天地間妙用。尤

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火

災。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一

事也。故周禮司燹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尹氏曰。短喪

疾。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陰陽和萬物育。尹氏曰。短喪

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

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上焉爾。慶源輔氏曰。尹氏說

終在。但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之後世。匿情行詐。而口不相副者。則猶為無隱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衣。音既。音疏。平。音嗣。水飲受

以成布。朱子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

三升。如今漆布一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練。取

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練。取

緣去聲。朱子曰。緣今淺絳色。小祥以緣為緣。一要聲。八為緣。禮有四八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

經迭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及求諸心自

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記間傳父母之

喪既殯。食粥未殯之前。勺水不入口。既殯則三日矣。方

食粥。朝一溢米。二十兩為一溢。以為粥。莫音暮。一溢米。

齊衰之喪。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可

以食菜果矣。小功。總麻。不飲醴酒。可以食醯醬矣。父母

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可以食粥矣。不食菜果。期

而小祥。期而服練。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

而服緇。謂之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大感反。禫而飲醴

酒。醴酒味薄。故得飲之。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

先食乾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

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旨美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

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新安陳氏曰。四不

端。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厚齋馮氏曰。夫子

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或不敢過也。彈之而或成聲。禮或不

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彈之而或成聲。禮或不

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與二子相處久矣。

豈不習聞其樂。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魯莊公之喪。既

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

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高流也。且聞至

論而猶以期為安。况斯三年之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

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三日之喪。復聽於冢宰。三年不

朝。連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月。無復聽於冢宰。三年不

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他
 反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陳安
曰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懷抱也又言君子
 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閨之或能反求
 而終得其本心也新安陳氏曰予發短喪之問又以食
夫子奉奉之意猶冀其反求而終 ○范氏曰喪雖止於
 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
 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
記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馬之過隙
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檀弓子思曰

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諒而後能起之
 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之
 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
 有以跂而及之耳問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
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為宰
我蓋欲文其過也竊以為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
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
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朱
子曰短喪得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
兼有得失得失又有重輕○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
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
了也○或問此章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
期斷之言故以為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斷之也如何
曰此蓋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也其
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矣設使宰我心非由外
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則其愛親之薄亦可
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
知矣雖不自斷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

予為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知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其存焉不待為仁失之則為不仁其間蓋不容髮而厚薄如何耳宰我所以食稻衣錦自明矣說者則其無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則其無諱而少減其實也曰或不謂宰我非不知其短喪徒為辭費而足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又激於世俗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為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曰或因謂夫子之言女安則為之甚也夫聖人偽者信乎曰是因無隱之說而又失之之甚也夫聖人固不與人為偽矣然不肖者跋而及之乎其曰安則為之者乃深貴而痛絕之之辭也豈使之真以為安

而遂為之也哉若如其言則聖人之厚薄使人自以為禮而無一定之則真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自以為禮而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始也○南軒張氏曰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以禮為之而斷之於三年是謂天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夫子反覆告之以安則為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有所不忍於中矣○慶源輔氏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惻於中矣○慶源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喪也至於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則聖人之仁也始也問之以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所以使宰我居喪之禮皆出於自然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終之故使之聞之尚庶幾其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至於亦可得而見矣○范氏發明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之說尤為忠厚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者是也至於聖人既於此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之者必當踰而及夫如是然後其說始圓而宰

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故心休本是運動不息若源刻魚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至人以為難矣故言其至危而難安也

我之所失。夫子之意。始皆坦然明白矣。厚齋馮氏曰。宰我之禮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碁也。魯齋王氏曰。博說文作博局戲也。而執之。圍碁謂之弈。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

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朱子曰。心若有用。則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

乃假此以甚彼之辭。○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為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為可畏耳。○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雙峯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聖人說難矣哉。所該甚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去聲。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朱曰。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為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

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為非。觀其謂正名為迂。斯可見矣。又曰。若是勇於義。必不仕季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一。士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味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不以勇為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此為問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問唯惡者。

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

之。朱子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問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別。雙峯饒氏曰。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敢屬性質。勇屬血氣。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音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朱子曰。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南警。○南軒張氏

曰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為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為其通也惟其循禮故惡勇而無禮者為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為其冥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赤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惡人為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揚氏說得子貢所以發問之意出侯氏說得聖賢不能無惡當所理之意明然夫子因子貢之問而又以賜也亦有惡乎發之使之得以盡其說又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審密有以盡人之情如此○鄭氏曰子貢雖方人亦不從事於微訖也疑與子路之問同時故問答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者補惡訕上整字貢也微許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為子路而發夫聖賢之所惡如此唯仁者能惡人夫子以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子貢有焉○雲峯胡氏曰聖賢之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微訖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訕上者而推之也所謂不遜者因夫子所謂無禮曰室者而言也之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朱子曰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唯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南軒張氏曰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慶源輔氏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涖之則禮有以消其不遜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弭其易怨之意莊慈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

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下。同而言，知其為言也。
問此章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
俗，眾必群朝共罵，何為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未知是否？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
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南軒張氏曰：此又甚
於四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又下於無善可聞也。○吳氏
曰：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厚齋馮氏曰：
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息少，能
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
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
之言。○雙峯饒氏曰：古人多說四十如四十不惑，四十
不動心，四十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將衰之
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
生不可不痛自警省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